



猪倌日记

陈允豪著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猪 倌 日 記

陈 允 豪 著

封面設計: 刘 栖 梅

*

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香廠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發行

*

总号1232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

印張1 1/8 字數16,000

1957年5月第一版 1957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000

統一書号: T 4008·74

定价: (5) 一角

817
C397

写书人說明

“猪倌”日記里的材料，是作者下乡收集的。书里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節，都是真名实事。

为了想把这本小书写得活潑些，采用了写日記的形式。因为要适应这种形式，书里的日期和有些事件的細節及人名作了一些变动。

1957年2月

目 次

一、一段弯路.....	2
二、偷方記.....	10
三、牛馬經.....	15
四、搶救羊群.....	22
五、一母十八儿.....	28

一、一段弯路

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

今天城陽鎮逢集，我到會計那里領了五塊錢，推着小車，上集去买麸糠。

城陽鎮东头那个大窑跟前，五馬庄的两个老头在歇脚磕烟袋。我刚走过他們身旁，只听背后在說我：“这就是小寨子的猪倌，人长得精溜溜的，听说还念过不少書，識一肚字；什么行当不能做，却干这沒出息的事。”

我听了，觉得他們說得不錯；我念过七年書，又在青島学过鉄匠手艺，大小是个知識分子，一天到晚拾掇牛屎猪屎，真是屈才。

悶着一肚子屈气，到集上把麸糠买了回来。小車一放，就去找張式瑞。他是社主任，他太瞧不起我，好事尽讓旁人做，单叫我干这窩囊活。

奔到地上，張式瑞在挑大糞澆玉米苗。地里人很多，我把他喊了出来，走到田埂上，旁話不說，就說我不干这飼养員了。

他听了我的话，一点也不发急，只是对我

笑。又用好言好語劝我，什么飼养工作是农业社的中心工作之一啦！养不好牲口，就耕不好地；喂不好猪就肥不了地啦等等一套。他越这样说，我越生气。我想說，这活儿重要，你自己干好了。又看到他两腿上尽是濺的糞水，我不好意思頂他，就这样不欢而散。

嘴說不干，手还动着。两头新买来的母猪，真不經餓，遲了一刻，就吵得人心煩，只好拌了料喂它們。

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

那头“約克夏”受精一百十四天了，早該生了，怎么还神气活現的毫无动静。我怕它晚間生仔，五个晚上沒有回家睡了。

自从我当了飼养員，荣荣她娘一直沒有好臉色給我看。今天在家吃晚飯，荣荣这小丫头惹的禍，問她娘：“爸爸为什么老不回家睡覺？”她娘当着我的面，指鷄罵狗的說：“你爸在伴母猪睡覺哩！”我听了，火冲脑門，想打她两个耳光，剛搓搓手，就忍住了。这是什么时代，还兴打老婆嗎！今天碰她两下子，說不定明天就开大会斗我。

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八日

真气人，我沒早沒晚赶黑赶白的一把牛屎一把猪尿忙个沒完，生产大队上还是意見紛紛，說我这打杂的活儿，工分为什么和下坡干活的全劳动力一样多。社委会虽然向大家解釋了，但看样子有意見的人还不少。張定成那小子今天在村头上遇到我，为什么那样看我，嘴一撇，眼一斜，定是說我工分比他多，他不服气。好吧，我也下坡干活好了，看誰干得过誰。

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

今天是劳动节，我却沒有劳动。向社委会打了三个报告，坚决要求調工作。晚上，張式瑞和党支部書記張以密一起到我家，劝我干下去，又說我干得有成績。他們千說万說，我还是老主意，一定要下大队。他俩看我思想轉不过弯来，只好答应我的要求。

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八日

下坡干活真痛快。昨天拔了一天麦子，晚上腿肚发酸，肩膀有点痛；一觉好睡，今天醒来什么都好了。在飼养站哪天有过这样安頓觉，不是牛喊就是猪叫，一夜总要爬起几回。今天又拔了一天麦，腿也不酸，膀子也不痛了。想想，还是在

大队上干活痛快，巷子里扛木头，直来直去一門腔，沒有飼养站上那些数不尽的弯环事。

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

怎么搞的，我出了飼养站就再也没有进去看过。可是走过那里，心里总是嘀嘀咕咕的。一听到里边猪喊牛叫，更是想拐进去看看。又怕人家笑我脚踏两头船，心不专一。飼养站門口当时我亲手写的四个大字：“閑人莫入”还清清楚楚在右边門框上；我現在是生产大队上人，对飼养站來說，我是“閑人”了，进去干什么。

一九五三年七月五日

荣荣她娘不知从哪儿收来的“无綫电报”，清早就告訴我飼养站那头“老萊陽”母猪死了，死得真可怜，还怀着两个半月的肚子哩！

是么！这头“老萊陽”是我亲自在即墨城里买来的。两个半月以前，也是我向五馬庄农业社借来了“巴克夏”公猪和它交配的。死了，死了，一死就是十多条命。你們太不負責任了，准是这几天天气太热，你們沒有替它用凉水洗澡，或者沒有用箔替猪圈遮住太陽，害它中了暑。总之，你們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責任，猪是全体社員的，不能由你們胡侍弄。

我肚子里准备好了一套話，气冲冲的奔到飼養站，想把他們狠狠的教訓一番。

剛走到飼養站門前，正巧新當飼養員的殷全和从里面出来，一見我，他就嚷了起来：“以思来了，正好，正好，我們大家正急得没办法，‘老萊陽’不知得什么病死的，你是老手，請你幫我們檢查檢查！”

他这么一嚷，屋里还有两个飼養員也奔了出来。这样情形，反而使我不好意思进去了。我只装做不关心这事的樣子，随口說了声：“我没有空，要下坡干活去呢！”說着話，就一扭屁股走了。

一整天，心尖上老挂着“老萊陽”，在地里干活也沒心思；晚上，只記了六分工。

一九五三年七月六日

下午，張式瑞到大队上把我叫了去。社委会几个委員要去檢查飼養站工作，要我同他們一起去。

走进飼養站大門，我的心直扑騰。那头臉上有两块白斑子的黑牛，見了我就哞的一声叫了起来，还把头伸过来用舌头舔我的手。我見它比两个月前瘦了不少，眼圈也多了半圈。我心里不

是个味儿，只是不开口。

一群“菜克亨”鷄見了我，都扑着翅膀圍上來。我怕人家說我身在山里想着江里，裝着對它們睜也不睜。

檢查過出來，知道牲畜還沒有什麼瘟病，心里稍稍寬了一些。張式瑞問我有什么意見，我說很好很好，沒有意見。這是心口不一，我意見可大哩！

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

這幾天區委書記呂開琴同志也在我們村里。今天大清早，呂書記和村里黨支書張以密一起到我家來找我，動員我回飼養站工作。呂書記還問我：“社里死了母豬，你心痛不心痛？”我不吭氣。他又說飼養工作很有前途，蘇聯有集體農莊飼養專家，還有大學生也當飼養員的。我聽了半信半疑，心是活了，但還愛面子，不肯說。

他們見我不開口，也沒辦法。張以密叫我考慮考慮，要我为全社利益着想。又一起拉了一些閑話，談談今年地瓜田里間作爬蔓青大豆的生長情形等等。誰也沒有再提飼養站的事。

他們走后，我心里反而懊悔，為什麼不說回飼養站呢！“老萊陽”一死，我就有这个心了，兩

位書記來動員我，我還不順坡下馬，還鬧别扭，真太對不起人。

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

下了兩天雨，今天晴了，下坡一望，地瓜藤在地里亂竄。各個生產隊不分男女老少都在翻地瓜藤。

隔兩塊地，有幾個婦女在談論我。人聲雜，又有風，聽不真。但有幾句話我聽到了，大概是文貴家女人的聲音：“死了一兩口豬，還攤不到他家半斤肉錢，他才不會再回去當飼養員哩！”

這什麼話，我難道真這樣私心嗎？我象受了冤枉，想去找張式瑞，或者找張以密，說我要回飼養站去。再一想，人要臉，樹要皮，我就沒有這分勇氣了。前天區委書記也來動員我，我沒有答應，我總不能敬酒不吃吃罰酒。

晚上，呂書記又來了，同來的是社主任張式瑞。

張式瑞大概看出我心意了，他滿有把握的說：“以思，考慮好了嗎？明天回飼養站好嗎？”呂書記又說縣委剛來指示，今年下半年全縣各個農業社都要大大發展養豬事業，省里還準備要召開養豬會議哩！

我还没有开口答话，半腰里杀出了个程咬金，荣荣她娘说：“去就去吧！不要三心二意了，饲养站死了猪，社员不怪新饲养员，却都在怪你呢！”荣荣她娘也来动员起我来了，这真是天大的奇事，两个月以前，她不是顶反对我当饲养员吗！

我趁此机会报复她一下，说：“我又要去伴老母猪睡觉了！你不再吃醋了吗！”

“这些陈年老账本还去翻它做什么。一个人只要不是石头脑子，思想也会化开的。你前天不是对我说‘老策阳’死得可怜，你虽然不在饲养站上，你也有责任么！”荣荣她娘把我同她说的知心话也倒了出来，我真想再顶她两句，看到她大着肚子在替还没有出世的孩子做小衫，我看她说这话，脸通红的，我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。

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当着吕书记和社主任的面就这样说定了。明天我又要去当“猪倌”了。这下当就当定了，炮轰雷劈我也不退却了。

二、偷方記

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

陽历新年在农村里大家都不当它什么节日。就是在这县城里也不象什么新年。只有县人民政府大門口紮了个极簡單的柏枝牌坊，一幅紅布上貼了“庆祝元旦”四个黃字。其他，也看不到什么新年景象。

照理，县委会和县政府都放假。可是县委書記和县长都和我們一起开了三天会。

我到县里，已經是第三次了，上两次是替社里来买母猪和到县技术站上学替牲畜打防疫針的。这次来开飼养員兽医联席会的时间最长，大概还要开四五天。

在会上听說北万村农业社发生了猪瘟，三天死了十七头猪，真是惊人。我們飼养站今年增加了三十多头猪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怎能对得起百十戶社員。来开会的很多飼养員也和我一样担着这份心。

那个黃胡子老兽医在会上发的言，更是使人听了害怕；什么“黑牙瘋”“打火印”“焦毛蹄

漏”“牛脚癩”“烂腸瘟”……牲畜有这样多的險症。

明天，大会休息半天，我什么地方也不去玩，一定要找几位兽医聊聊，学一点兽医門道。

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

想想真气人。我总以为現在大家都为了建設社会主义，誰有困难就帮助誰。哪知道，这些人自私心还是这么重。

我找那个黃胡子老头，請他告訴我一些治病藥方，为了这个，我还自己掏了錢，买了一包大前門敬他。他紙烟抽了四支，一个方子也沒有告訴我。还說什麼：“小伙子，这行当不是你們天天挣工分的人学的；要学这项手艺，旁的什么事不干，也得学十几年。”他还摸着他那七八寸长的大胡子，老腔老調的說：“你看，吃我們这行飯的人，哪个不是干了几十年。”

我听了，肚子也气炸了。真希望紙烟头把他这把討厭的黃胡子燒掉。可是他非常小心，抽到半截，就把烟头拆开，将烟絲按在他那个象牙嘴烟袋里抽。

后来，我就轉移目标，找别的兽医聊。可是这个討厭的黃胡子又老跟着我背后，他嘴一撅，

眉一揚，咳一聲嗽，人家都不說了。

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

这两天我总跟着兽医們在一起，开大会听报告，我也坐在他們旁边。开头，他們有点不自然，以后也就慣了。象我这样跟着兽医轉的农业社飼养員也不少。县委書記和县长在会上报告里也都說到兽医和飼养員要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，要团結。这些老头听了报告，再也不好意思避开我們了。

有几个老头都喜欢在同行面前吹吹自己的本領。某月某日某村的公牛得了什么病，人家治不好，他用什么药方治好的。某某农业社肥猪得了“黑牙瘋”又用什么方子治好的。我把这些方子都偷偷地記在筆記本上。这真是明师暗徒，白猿听佛經，偷着修道。

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

今天休息時間，黃胡子和一个白头发老兽医在聊天，談各人的經驗。我站得远远的，趴在桌上記药方。后来那个黃胡子发现我了，起了疑心，走过来一声不响拿起我的筆記本直翻。我心跳得咕咚咕咚响，心想，这下完了，秘密被他拆穿了。

嗨！奇事。这老头看了我的本子，脸上毫无怒气地问我：“你在写什么？”我临时急出了个谎，说：“我在整理县长报告的笔记！”他嗯了一声，不说什么，就把笔记本还了我，走开了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那个白头发老头在笑，也不知道他笑什么。

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

天下无难事，就怕心不专。这几天我一共记下了十三个方子，真是大收获。

今天上午大会结束了，吃过中饭，各区各乡各农业社的代表都纷纷回去。我正背起包袱要动身走，忽然有人到我宿舍来找我。一看，就是那个白头发老兽医。我一楞，不知是凶是吉。

“你是小寨子村张式瑞农业社的饲养员？”他先开口，态度和藹，语气亲切，我就定下了一半心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张以思，弓长张，所以的以，思想的思。”

“好小子，学习真努力，记了几个方子？给我看看，我再告诉你几个常用秘方。”

真人面前不用说假话，偷抄方子的事他全

知道了。他肯教我，求之不得。連問他姓名也來不及，我就從口袋里掏出筆記本給他。他看了我記的方子，替我在本子上改了几味寫別了字的藥名。他又告訴了我五個秘方，我高興得連說謝謝，謝謝。

我們又拉了半個鐘頭。他叫鄭可為，是馬山區江家坡的老獸醫，行醫三十多年了。那個黃胡子的他的師兄。鄭老先生還說他師兄醫道很好，比自己要高明得多，不要看他有些小心眼兒，其實心地很善良，對人很和氣，就因他自己不識字，常怕人家學了本事，奪了自己的飯碗。

我聽到這個黃胡老头不識字，就想起前天他拿我筆記本看的事，想想，真差一點笑出來。因為鄭老先生在場，怕失了禮貌，我才忍住了笑。

鄭老先生真是個好人，他除了告訴我秘方，還對我說：“張式瑞農業社在我們即墨全縣是個模範社。你當飼養員，也要當個模範才對。紅花雖好，也要綠葉扶。”他又說：“我家閨女是江家坡農業社的副主任，是黨員，她也懂一點醫道。你要是在獸醫上有什么疑難事，就到江家坡來找我好了。”他說完話，就背起藍布包袱走了。

我也背了行李，赶了上去，想送他一程路。他却回过头来走回几步迎上了我，对我说：“你抄的方子，还不能有什么大用，你識不透病，千万不要瞎用藥。我們做兽医的，都有一部‘牛馬經’，上面什么病，什么样子，用什么藥都有；你去买一部自己研究研究，对你也有帮助。”

我伸手要帮他背行李，准备送他一程。他擺摆手說：“不用，我这付老骨头还頂事哩！就是背上三五十斤走百儿八十里路也沒有問題。”我本来还想跟他到江家坡去看看这部“牛馬經”是个什么样子，还想說是不是可以借給我抄一些材料。但又一想，人家和自己是初会，这样热心帮助我，已經难得了，怎么可以得寸进尺，吃了碗里的，还想人家鍋里的。想到这里就不好意思开口了，反正以后还可以找他。同时，离开飼养站八天了，也有点放心不下；他又不要我送，就这样，在三岔路口分了手。

三、牛馬經

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

为了“牛馬經”，真是伤脑筋，託了多少人，